

自庵金先生文集 全

和  
2385





2385



集在



中道朝群矣射身得遇子一  
 叶刻自履金亮生身結辭舊金  
 冲履诸公恻心輔以以與叔  
 所及挽回至治为已任石考已  
 外调作一付士類駢首龍璫  
 嗚呼可憐痛哉先生！平生  
 不著述亦不保於前以多變



危可核也然先人宣火生之外  
莫不也核核如千位文於外  
火之辨密藏中折掌於外  
小而未能不肖遠寄以部允  
損待劑劑以德以志而助教  
正感之核以核卷卷云爾

崇祿丙子沒已不致知外言孫  
順與安應昌謹書于癸有月軒

自菴集者已卯名賢金先生  
所著也先生殆已數百餘歲矣  
集不所識者核之外商義城  
安使君應昌與神核錄諸梓  
豈非斯文之一大幸耶義城  
言國宗屢徑冬火所著書  
安先人順陽符院君綱一孫教生  
莊諸遂守以待今日云先父所



自序  
者在宅人私且其情况為子孫此  
乎義誠父子之用心其心是矣其  
亦勤矣我誠請余一言余曰其  
文集有廣宅書歌不能自己  
者古直玉堂月夜讀書 中廟  
聞之嘉之遂携酒乘臨玉趾待  
以同友与之酬酢極歡而一妙仍  
賜貂裘恩遇之隆古所未有卒

不免心門之廢君臣際會其  
可恃邪此所以廢老長幼者  
也且先生与趙靜菴金冲菴  
兩賢同被謫於小人茲福有淺  
深獨以天年終去者在當時  
見穢結小人有道矣此先生高  
人數等人所不知者余不憚不友  
明云已矣善於溟涬鄭斗鄉



序

自庵金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絕句十七首

七言絕句三十四首

五言四韻九首

七言四韻十三首

七言短律一首

五言長篇二首

○卷之二

賦三首

表一首

頌一首

策問一道

疑一首

祈雨祭文

獄中上疏

碣記一



搜討錄一

書牘五

別曲一

短歌五

○附錄

己卯名賢錄

詩帖跋

碑銘

墓誌

自菴金先生文集卷之一

五言絕句十七 五言四韻九 七言短律一  
七言絕句卅四 七言四韻三 五言長篇二

石榴 公六  
歲作

愛寶不愛身堪笑賈胡愚如何不自愛剖身蔽明珠

關庭聯句

詳在己卯錄  
冲庵傳中

明月長天夜公嚴冬惜別時 冲庵

無題

皓月涵空海蒼烟沒遠岑幽齋窮夜賞松竹抱知  
心

贈別崔生二首



杯酒送君處  
滄茫海日昏  
家山應見過  
花落掩柴門

又

瘴海數行淚  
落花三月時  
客中無所有  
聊贈一篇詩

書旅窓

杯酒雲天暮  
浮生嶺海村  
今年寒食過  
花落雨紛紛

送人

帳別亭臯酒  
新秋海嶠愁  
鳳山何處是  
迢遞白雲

頭

古意

手把漢中琴  
驚動漢中人  
所以聲入妙  
絃與手俱神

又

絃與手俱妙  
在一人心之外  
更無物嗟之  
古如

贈翔浩兄弟

露梁曾起尺  
一第還千里  
相憶存亡意  
茫茫隔一水



又

報得平安字餘懷憑兩君何處高山縣迢々空白雲

題立春帖

物色知生意陽和布至仁惟新開萬化餘澤及流人

次徐允元韻

兩懷分夜月孤怨暗朝雲貧業無行贖水壺只贈君

在深川家作

聯騎乘春夜佳期趁標梅主人情意重故々出深杯

無題

遠離或相聚寸步亦難逢天定非人力都忘酒一中

寓懷

日暮雨聲不絕夜深人語無聞如何萬里孤客獨坐思親戀君

無題

樾下人休飲籠中鳥上天塵寰蟬蛻去迢迢五雲



邊飲一

或云先生疾革所  
作二首而止其

烏鵲橋詩韻公

秋天河漢更迢迢，烏鵲何能度。彼選誰播人間傳，  
好事碧空神會不須橋。云一

無題

數年為客伴墻花，別後情深鬢欲華。我性元來非  
好酒，鍾杯何事憶時多。

次錦峯運道士押四首運名世弘也

僊僮羅褐遠相過，披却琴書惹紫霞。看罷恍如駮  
白鶴，飄然蜚到玉皇家。

晴之幽居坐竹林，閨尊空翠引輕陰。酌來當却流  
霞飲，誰識塵間養道心。

碧桃花發暎篔簹，林春去花殘見綠陰。玄觀主人歸  
去早，花開花落自春心。

公臺掩映碧桃林，深洞寒逗澗陰金竈石門多。  
歲月還丹誰識著，洪心

奉別主人如京

願蓋如逢舊主人，琴尊文契許心親。亭臯白雪無  
窮意，只恐還期負仲春。親一  
作欣一

聞主人還以詩迎之



春風吹盡柳條揚  
聞道行聲喜欲狂  
恨我幽囚防出入  
江頭無計慰憂傷

和李秀才韻

江村悄之寄幽情  
天地悠之任醉醒  
飄泊生涯元不管  
照潭孤月寸心明

亭上

蘆花微茫水接天  
羈心秋興一樽前  
餘年永荷乾坤惠  
溟海涵生醉即眠

和主人南臺韻

樹為高樹巖仍砌  
天逼清光月入杯  
可是幽居能

暢襟爵神仙豈獨好樓臺

悼伯叔母

分明容鄉音記  
來時聆訃茫然忽  
更疑門戶凋零餘  
幾在海天斜日獨  
霑衣

戲贈河清叟各世消

一壺清會近清流  
到手杯殘慎莫留  
恨子詩憑酒借力  
從前綿釋已先秋

送別太守李煥

驛程芳草踏青春  
應過輿衙見老親  
望斷白雲蒼海隔  
送君還復淚霑巾

時公之大人為大興縣宰故云



送別從弟還京

怨別天涯海日昏暮雲秋樹對孤樽窮途心事應無限淚暗雙眸未敢言

鄉校釋奠後飲次姜綸韻字理之

橘樹楓林過幾春斯文高會憶成均傍人莫教吹長笛一曲聞來種髮新

送洪彥點伯訥

握手臨歧別故人柳條攀折不成春只令心事相無礙萬里冥通即比隣相無一作無相

送別僉使金洞堅進奉書寧

西郊風土自不同一身開國事難從天南塞北雪千里尊酒何年更吐膏

送徐允元還鄉

允元字元之南海訓導也徐之所著名七非故云

天涯清宦帶冰雲偷却春風六月秋只特百年心力健莫嫌今日白侵頭

次韻送別徐允元再任適歸

葉落蟬吟海嶠秋一壺扶病強登樓嫌却他鄉須送客別時惹起故園愁

代徐元之房直作用前韻

懶將珠翠照清秋為送夫君暮倚樓水吞嗚咽山



頓代黑看取殘燈獨夜愁

重陽

海國風烟浩不收令人腸斷故園秋  
黃花白酒重陽節何處高丘憶遠人

人詩  
吳詩

李密陽宅謙席觀優戲作  
乙酉元日

機幻張皇鼓吹喧真形假面眩人魂  
真之假之何須辨真假從來只一根

昆陽太守金守謙請書扇面醉中走筆  
六月

高樓水雪壓朱炎邂逅心親慶  
謙無百歲歡娛今日少亭詩竟夕酒杯添

時會使徐壽介登科即  
說慶真故云

吳進士惜燒酒以詩答之

山居峻絕近天河露下秋空特地多  
一食添却龜龍壽恨之金盤玉屑和

詠枯梅

標格雖殘真性存玉妃何處斷香魂  
瓊枝雪蘂家家是榮悴無時此別村

吳進士病後來訪戲贈

強騎羸馬從病笑度穿巖壑訪三溪  
滿身熱瘧緣拘攣醫瘵心期月向西

遊華亭寺還歸道中作二首



強騎羸馬縱吟鞭積葉埋山響暗泉借問華房何處是蒼烟老樹夕陽邊

銷沉烟火有孤村猶喜溪聲傍耳喧鼎坐汀洲飢

餒甚羨者湍激食沙痕

傍一云觸

移配時在晉州失路作四首

知暮投宿許錕家

失路東西夜已分衝泥冒雨脚離群橫馳山腹真

堪盡深入松門凍不聞

暮年春意雨如酥半壁殘燈客夢孤寄語平生應

自許男兒萬里任窮途

半夜村扉費敲推主人青眼不相猜避堂具燭

非望珍重雅鬢白玉杯

失路終何有艱危意更真諸生事業在斯世共酸辛

寄贈閔正言懷賢

言謹獨來非謹獨說養修處不養修頗無謹養吾

何誌自在溪山自在遊

登樓

千里羈棲獨上樓康州烟樹思悠悠月明何處江

城笛落盡梅花吟不休

結字

棲身窮地高結字傍山根竹筵連樵筵松門枕海



門溪藤踈暎月浦樹迥分村對此存吾拙忘言倒  
夜樽竹一作竹存一作尊夜一作野

峽雲示翰之上華方寺時作

峽雲無日捲江月幾時輝翳銀鉤缺依桂樹  
微思家兩地隔對影一身違寂寞迷行廷流螢照  
路歸

無題

久隔并宮面萍逢地盡頭分携星萬里失意鬢俱  
秋月海銀成界烟岑翠欲浮天涯悲去住共是十  
年愁

謫裡贈權正字

歲暮義人遠天涯無所親乾坤長夜月江海遠征  
人青鳥難通信黃茅不識春羈懷何處達留與瘡  
知隣

病裡書懷寄贈閔耆叟

經歲嬰沉痾閉門除瘴氣海覺鴉啼曙林知鵲闌  
曉不眠歸夢絕禁酒旅愁紛何日難衾枕登高望  
北雲第三四句一作鴉鳴知海曙鵲闌覺林曉

初春獨居

春風唯舊識門巷絕經過犬吠村還僻魚潛水自



波就閑資薄，譴長懶坐沈。病更信窮通，理悠奈  
命何。

送閔仁老赴試

海嶠秋風至，他鄉又送人。離觴聊泛菊，愁鬢覺添  
銀。虎略三期捷，龍門一變鱗。歸來應拭目，頭戴桂  
花春。

送別教授朴緩 辛卯五月十九日

知己分推乃，慶滄波思不窮。天連山勢遠，烟惹樹陰  
重。萬事是非外，百年詩酒中。尋常君得此，飄泊愧  
衰翁。

贈清虛禪子

清虛即香山僧林正也

竹室生磬聲，聲透空碧嶺。樹啼子規庭，松坐白  
鶴潭。水石喧洗餅，山月落飄如。一片雲此老，誰  
能識。

寄錦峯道士 昨追方遊錦山

蓬島樓臺何處邊，思君迢遞隔雲烟。夢餘松月能  
相憶，不罷瓊瑤許更傳。遊覽有緣漸白髮，行藏無  
計任蒼天。何年蟬蛻鉛華術，笙鶴飄然弱水千。

秋夜書懷

追憶閑戶癡，江濱對月相。冷影與身蛩，砌秋涼。懼



象韻雞棲夜冷樹孤晨寒衣手線悲慈母短札心  
懷媿故人悵望長安天北極霜添愁髮幾莖新

奉和金使相克成韻二首

朱輪金節駐南陲海國風高木落時千里威懷宣  
聖德十年離合話交期沉憂總覺浮雲散別思還  
隨秋葉飛明日仙舟空悵望忘年意氣越相知  
旌節驅馳海外城賞心還媿滯王程征途邂逅十  
年事賓館慙慙一夜情興落漁樵從拙死思深兩  
露荷全生相逢孤島期難再話盡幽懷待月明

偶吟贈翰之二首

流放微軀輕萬死恩濫天地容南荒江鷗自是忘  
機矧荆璞元因琢器傷賢聖酒中還及亂君臣藥  
劑未嘗狂安排無復浮名累魚釣相尋鬢髮蒼

戀闕思親已不禁衰病何事更侵尋少時行樂隨  
年歡旅夜沉懷到曉深群竹韻友知遇賞孤桐絃  
絕怨希音故園蕪斷天南極寒雨蕭蕭暗北林群一作露

思鄉

思鄉日之上高峯消息茫茫海嶽重餌盡孺人封  
藥裹鉅來慈母寄衣縫窮途孤詠難憑與愁憂深  
杯易見功自分生涯南地老一聲欲聽北來鴻



送吳秀才應舉二首

落葉秋風天宇高，登山臨水別魂銷。  
海南春酒同心賞，漢北秋懷見鬢毛。  
研發魚腸遭兇象，風搏鵬翅指雲霄。  
故人猶是孤雲在，却見黃花映綠袍。

累一作羈匪

萬死微臣地盡頭，寸心憑寄禁城秋。  
家山路接天南斷，蠶海波連漢北流。  
綠髮漸隨黃葉變，丹衷空向碧天悠。  
幽懷者取中宵月，千里相思莫滯留。

贈僧

流落天涯喜似人，匡山况復舊相親。  
一軒松月能

道十載詩書媿，娛身南極滄茫溟。  
海闊北辰遙，遺憂塊頰頭流望。  
幽同穿屐萬里孤舟渡，瀑布作一作能存道一作全貪道媿娛一作誤病同一作

次光國韻此詩八續青丘風雅

濁泥無復接清塵，看海東風幾度新。  
吏部貽食終染俗，參軍蠶語解驚人。  
深仁已荷開三面，荒裔猶堪老一身。  
禍福天機應自信，不須傷鵬損心神。

解一作動

寄錦峰逕道士與上蓬島樓臺向處邊詩同

羅山下海長翻出，客為寬胡可言寄。  
食蜜翁分



麥飯通神橘史餉龍根杜陵探月翰林面宋玉江  
楓騷客魂消息往來傳亦失故人情緒亂雲昏

聞天使遊濟川亭詩擬同遊次韻其一則失不傳

高樓百尺歷江濤使節迢迢寵過臨名動中州瞻  
北斗詩傳下國賦南金筋造爛熳酬佳遇浦樹微  
茫起暝陰乘興莫辭迢夜賞樽中浮綠一泓深

與李府丑忠傑放鷹

平郊如掌火新燒群犬爭能獵馬驕野雉驚狂飛  
交隴鞞鷹顛倒掣花條翻身傍逐烟林遠側眼輕  
迢雪嶺高勁翮橫加刁劈錦老拳又制手血和毛首

未與逸雲霄外懦氣還教十分豪

沂陽叔父挽十六韻

衰習當門會吾涼遂不支安緣嗟命促真性任天  
機發憤下惟晚依回攀桂遲窮經將底用古道竟  
難施薄宦生前累留恩去後思斷雲迷處所長夜  
曉何時鏡冷離鸞影春殘連理枝微軀忝衆姪春  
誨異諸兒惠德能圖報情懷私自知初春偶見拜  
重會以為辭旋踵即長訣摧心還更疑閉門怕關  
鬼囚跡劇藏龜張望阻存沒哀絳無路岐山河空  
隔礙天地豈窮期瘴海鳴血淚南州寄慘詩九



泉聊暫慰水玉映庭楫

贈俊上人

嶺外直指寺乞詩僧俊師杖錫八海島慈懃慰孤  
羈一軸文章藪冲和雜冠奇瑤樹發公韻幽林書  
怪鴉屬我名字解和以諸賢詩迴我瘵病裡形氣  
日衰羸文辭主乎氣氣餒則辭萎起居不自由况  
暇鈇繫為何計烟續和牛鐸間風吹空勤跋涉遠  
我恨師不訾師乎其有意他年倘相期師能不負  
我而我寧師欺辭萎之辭一云事

自庵紀年錄

公姓金諱絳字大柔光州人自號自庵晚謫南海  
又號栗谷病叟曾祖諱禮蒙禮曹判書 贈謚文  
敬公祖諱性源成均館司藝 贈吏曹叅判考諱季  
文大興縣監 贈承政院左承旨縣監公取女丹城  
縣監李無仁女生公

弘治元年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公生於漢都東部

弘治二年己酉

弘治三年庚戌

弘治四年辛亥



弘治五年壬子

弘治六年癸丑公六歲是年作石榴詩公天質稟

愛公者恐為風傷以貂皮耳掩授之公辭謝曰他人之物下可虛受竟不取一時聞者莫不異之

弘治七年甲寅

弘治八年乙卯公八歲是年作烏鵲橋詩

弘治九年丙辰

弘治十年丁巳

弘治十一年戊午

弘治十二年己未

弘治十三年庚申

弘治十四年辛酉

弘治十五年壬戌

弘治十六年癸亥公年十六歲是年以長樂宮記

弘治十七年甲子

弘治十八年乙丑

正德元年丙寅

正德二年丁卯公二十歲是年九月初七日中司馬兩魁科製并見集中考官批卷

真試卷曰退之作之義之書之

正德三年戊辰



正德四年己巳

正德五年庚午

正德六年辛未

正德七年壬申

正德八年癸酉

公二十六歲是年春三月登韓忠  
榜別試第二科製見于下四月

初二日拜承文院副正字七月十五日拜弘  
文館正字纂春秋館記事官

正德九年甲戌

公二十七歲是年七月初八日拜  
行弘文著作八月二十一日拜守

弘文博士

正德十年乙亥

公二十八歲是年二月初四日拜  
守弘文副修撰十月十四日拜守

弘文修撰加無承文校檢十一月十四日移  
拜守吏曹佐郎

正德十一年丙子

公二十九歲是年七月十七日  
以司果無承文校拜守成均

典籍選知製教九月初三日拜守弘文副  
校理無春秋館記注官承文院校理

正德十二年丁丑

公三十歲是年二月二十五日  
降資守弘文修撰無承文院校

檢六月二十八日還授降資七月特加并授司諫  
拜弘文副校理十月十九日

院獻納

正德十三年戊寅

公三十一歲是年正月十五日  
拜守工曹正郎十七日拜守禮

曹正郎十九日拜守弘文校理五月十六日  
拜守吏曹正郎九月三日拜守弘文應教

無春秋館編修官藝文館應教承文院校勘  
九月拜守司諫院正知製均司

十五日拜守司諫院正知製均司  
十七日拜守司諫院正知製均司  
成承文叅校



正德十四年巳卯

公三十二歲是年三月初五日

藝文館應教成均司成承文館文藝校士三日拜承政院同副承青兼春秋館修撰官四月二日拜十八日拜左副承青六月二十三日拜右承青廿六日拜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教兼

正德十五年庚辰公三十三歲是年在南海

正德十六年辛巳公三十四歲是年在南海

嘉靖元年壬午公三十五歲是年在南海

嘉靖二年癸未公三十六歲是年在南海

嘉靖三年甲申公三十七歲是年在南海

嘉靖四年乙酉公三十八歲是年在南海

自庵金先生文集卷之二

賦 表 頌

策 疑 文

疏 碣記

搜討錄 書牘

別曲 短歌

過秦賦 丁卯司馬會試居魁上之上

繫天地之未祛兮混萬物以睚眦俄清濁之異形  
方奠上下以相嘔惟帝王肇為民之主為建人極  
於庶類云台有此大道兮曰仁義與禮智自三皇



與五帝通斯道於雍穆儼神明之所祚者亦兆民之所託夫何嬴秦之屈起兮爰發踵於西戎國宣靈之宿迹兮至孝公而稱雄據百二之函關兮志并吞乎八荒世再傳而易嬴兮政虎視而競強制四海於敲朴兮并諸侯之故地遂自居乎尊位兮輸周家之神器蓋仁義之大道兮競日事乎戰伐縱蒙賁之用兵陷韋斯之邪政紛四海之睽孤兮痛刮剝乎亡命是曰天下之殘賊豈云萬民之共王然數功而辭譽兮擬聖德於三五予將擢髮而數其過方得一二於千百爾其難除聖賢之典誥

滅帝王之篇籍法律愚萬民之心硯谷埋真儒之骨禮官卷舌而不談碩儒抱書而遁迹遂使天下之人竟塗觀其耳目此其為過一也至若廢五等而立郡縣毀井田而開阡陌子弟無一尺之封權豪有無并之路蔓根枝之相庇暗慚獨之無告遂使聖人之法毀一日而不足此其為過二也若乃命舟聯絡於東海阿房俯壓乎驪山殘民命於土木驅民心於誕漫嗟荒淫之鮮終兮抑人生之有期竟致國亡而身殘求貽笑於此時此其為過三也是知秦之所以為秦者由於不修其德義而



其卒致覆亡者亦由於攻守之有異也倘使秦行  
仁義之道去譎詐之術抑李斯之論納淳于之策  
則盧生一言不足以致焚坑之禍風舟未渡詎可  
以致湘山之赭首尾相扶豈致陳項之陵轢祚至  
萬世誰能二世而族滅嗚呼秦人不自知其過而  
後人過之後人過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過  
後人也

總銘賦

惟覆轍之廣博宰萬物之亭毒生脩短兮不齊類  
巨細兮千億覽大椿之遐齡隱寒蟬之太促絕寄

形於春和俄歛蹤於秋肅窺宇宙兮管端哀賦命  
之頃刻曾一期之不周况百世之能度感時物物云之  
多緒劃長嘯而生悲默潛心而洞覽時萬理於一  
思曰我人方堪輿寄有限於無窮雷警老毛倪之間  
蟻燭百年之中孰長生而又視知天地之終始泝  
千古而大咨愁不禁兮余之哀憂酣羣看鼎湖遺  
弓琴斷南薰九疑悲風遺墟高邑舊基鑄豐蜂喧  
五伯蟻陣七雄馬上乾坤俄四百年已矣乎丘陵  
枯骨顧觀天地朝菌晦朔嗟日月之幾何紛更轉  
其如許劬百齡之筋骸艱一生之齟齬續乘化以



歸盡幾休憇於逆旅吾不知天地之中疇脫形於  
總謁且其大小有別識見殊道覽衆人之井鯉哀  
蠢蠢而莫之察慮全體其自昧謀不過於衣食  
有聖人之大道鮮窺闖其萬一緣所見之狹小智  
未周於廣遠是固蟲之止春專四時之莫識雖然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洪纖脩短與生俱生理固然  
笑而又何驚蜉蝣一朝龜鶴千齡樹有松柏草有  
芟蕘彭有八百殤無一期咸小大之素定非人謀  
之能為自其大者而觀之則天地既有終始日月  
亦有盈虧矧物理之同生共一天而分之豈可較

其長短紛榮喜而枯悲天地之有始終考我亦有  
其終始張抱懷而大觀一彼此而同歸第可憂者  
人生天地萬物之靈所異昆虫惟其有守物之終  
始猶全所受人之寢靈胡其自負聞古人考有舜  
聲天地以長久我何人而獨嗇彼何人考獨厚知  
其所有我亦有矣勗其如舜毋自苟矣詎忍以人  
微虫同朽倘不自盡不過曰微物而已小大脩短  
亦人之所可憂而亦不暇以自憂也耳

秋聲賦

曰自混沌之初闢萬竅呀然而始拆二儀流像而磅



薄萬類吐形而綜錯忽天機之動制妙為聲而相  
軋夫惟聲之接於物散萬殊而橐籥或大小之異  
響音或清濁之殊聽伊凄切而呼號竊獨悲此秋聲  
當歲行之向暮值蓐收之司節洞玉宇之寥泬淡  
萬象之蕭索初厲聲於金方竟合韻於百虫趁落  
葉而騷屑穿松竹而鋒掇異管絃之啁啾非金石  
之錡鏗訝風雨之驟至况波濤之夜驚馬散似矢石  
之崩騰喧若萬馬之馳突倏若大鵬之運海劃若  
龍門之潰裂却怕空館之騷人喚起深閨之思婦  
遷客海上空渾思君之淚關山萬里添殺征夫之

情長門久閉陳后之夢幾醒紈扇恩薄班姬之怨  
誰知至若宋玉心中悲草木之變表潘郎髮上歎  
霜雪之已垂况復志士沉憂十年之劍未試薄寒  
中人授衣之期已至髮變搗邊之新白容銷鏡中  
之故丹受風埃一作霜之侵迫苦心志之摧殘悲飢  
雁鳴之在轉欵老驥之伏枥聞秋聲而奮起志千里  
興碧落雖然聲者非有意於有聲特感造化而相  
孚造化亦非能使無聲者而有聲適相值而兩相  
呼氣至則感入與物一禹稷待荒舜而有聲是也  
舜為秋於禹稷伊周待湯文而有聲湯文亦為



於伊周木鐸有聲於六經之經為夫子之一秋若余者亦何為哉戴堯天瞻舜日且將同頌秋之蟋蟀鳴大雅而自養

擬唐魏徵請行仁義表

癸酉春別殿試進奉

聖主踐元亨之衢當先為政之本徵臣陳仁義之說用禪致治之要歸於早懷唐虞由是而致雍熙之風之大道實是帝王之常行唐虞由是而致雍熙之風三代以之而臻大和之盛苟斯道之不復矣王政之允釐桀紂肆刑戮之威終被放殺之禍戰國尚狙詐之術竟致亂內之殃是不有禹湯之仁必乃

天月滿殘暴之惡政欽惟允文允武乃聖乃神抱濟世之雄才華殘隋而定四海蘊澤民之弘德開大唐而撫三辰今因五季清濁之風盡復三代淳朴之俗端究興起之漸莫先仁義之流况此道固有於衆心惟善教本基於聖德豈待矯揉與迫蹴宜在浸漬而薰陶伏望矜臣反本之情許臣教化之術遂行仁義之道先之心而刑諸四方仍責教化之興由於身而達之萬姓則臣謹當庶堅素節益殫懇誠非堯舜不敢陳期盡事君之職行仁義莫之禦竊冀及古之風



帝賚良弼頌

癸酉春別殿  
試作并序

序云肇自穹昊生民林之而群統之而居不能無  
主宰也故遠君以牧之君不能獨理也故立賢以  
佐之然賢君不常有而賢臣苦於遭逢之難者無  
他道止於天下也夫賢君之所在道之所存也道  
之所存賢臣之所生也稽古堯舜允執此道故臯  
契在側夏桀暴滅此道故左強並世有其君則有  
其臣也洪惟我嗣王宅諒陰三年畢沉潛默索于  
道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思道之效歟感應之理  
歟蓋蒼之然在上者曰天主宰萬物若有號令者

曰帝純粹最靈於萬物者曰人道者貫天帝人而  
一之者也所謂一之者感應之道乎蓋未有天地  
先有理之根既有天地理即寓焉無一物非理也  
無一事非理也其粲然者雖似有異而若論其渾  
然者則天帝人未始有異也其下順而上從此感  
而彼應理同者然也侗昏之主不知思道故理始  
乖而應感之道壅闕是以天人相通之理自離而  
異之今惟嗣王之思道合其異而反其同者乎嗣  
王之學其思道之本乎今王既學精一之學既思  
堯舜禹相傳之道求賢之誠通格於隱嘿之中上



帝豈不以堯舜禹之賢賚今日耶其圖象其肖左  
右其相霖楫翹梅之責望者雖王之所為而亦未  
必非帝為之也史臣某既書諸冊聊且揄揚聖德  
叙王得良弼之由不在帝而在學俾後王知求賢  
之道不于在天之上帝而于在我之上帝為必得  
也歌頌以文之曰道原于天弘之在人天斯人斯  
通之在身天之遠矣道其通已矧伊賢矣實我同  
類求賢非難求道不易於穆令王克紹丕緒三年  
于憂勿命而語喪免云初恭默爾思遽恍之頃潛  
寘之時誠之拾天上帝亦宜王曰嗚呼我受其吉

其必伊何愛得良弼象之求之周爰天下于以得  
之于傳之野于以置之乃左乃右而啓而浚惟爾

文  
早雨望切責深聖學之將務敏求  
修樂只君子邦家之休遭會之艱啓天之衷匪紹  
匪介情比神同載揚于頌受天之寵王不克有告  
之于天帝曰嗚呼賢外無道之外無賢

問酒之為禍久矣其源始於何代歟大禹惡  
旨酒武王作酒誥衛武公悔過作詩其慮遠  
矣而皆不能絕其源何歟其後世人生以酒  
敗亡者多矣可歷數而言之歟恭惟我朝列



聖相承以酒為戒世宗大王至作文以論中外其與三聖之見無異而下之宗飲者在今尤甚或沉酒廢事或迷亂敗德雖遇凶荒設禁以防之而閭閻之間醞釀不絕禁歛殆盡伊欲救之其道何由

對執事先生發策春園特以酒禍為問者舉廢禁以及方今欲聞救弊之道愚雖無學其可含糊以負厚望竊謂天下有易生之禍有難救之禍易生之禍物禍也難救之禍心禍也難救前之易生後之心禍始之物禍終之故木有病而虫蠹之醴有

其而蛆聚之然則酒之禍豈不由於心之禍哉甚矣酒之禍也夫人有常性而酒伐之序而有五倫而酒汨之制而有萬事而酒廢之則酒伐性之斧也以聖而入者以愚出以明而入者以昏出以強而入者以懦出則酒為攻心之門也天下之人孰不曰酒為禍人便可求斷酒為失儀便可勿用然酒之禍大矣而酒之用亦大矣蓋酒之為物所以祭祀所以合族可以治百禮可以宴君臣為可求斷為可勿用夫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九人氣淫而致疾則醫語之曰六氣致疾之原也無



陰陽風雨晦明則疾可除則不幾於醫之拙者耶  
故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養心在我而禍不  
在於酒苟或徒咎諸酒而不咎諸心徒患易生不  
患難救則天下之人其不入於滅性喪身微病招  
禍者幾希矣古之明君以心而導其下古之善士  
以心養其身者豈不以此哉其昏主庸人之亡國  
敗家者亦豈不以此哉請因明問所及而白之式  
觀允始邀觀玄風俗朴民淳制度未作順地之宜  
以水為酒唐虞夏商因之以供祭祀之用及乎  
儂狄詐肯酒也歷殷更周莫不共之其源可得而

泝矣及觀孟子惡旨酒之言則禹之慮禍也大觀  
周書作酒誥之篇則武王之備禍也深觀初筮之  
詩而衛武之悔禍於是乎足徵也然有疾飲酒見  
於夏書酒人之職著於周官酌彼康爵載於自警  
之詩則其不能絕其源明矣嗚呼以禹武衛武之  
盛德而極備悔禍之深大則豈諉之無傷於人無  
害於國而然耶豈諉之德之不能致化之不足  
道乎而然哉誠以酒為成禮之物而尊高年奉神  
明享賓客之具不敢絕之也耳然猶曰賓主有拜  
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不敢醉則要使人飲之



有時用之有節不至於暴性觸情耳然則聖人固  
知酒之不可不用又知酒之不可不禁故雖器用  
之間莫不寓其禁焉夫盛之以觴者戒其傷也挹  
之以危者戒其危也此皆使人之捧其器口其酒  
知所以思患而預防之者也然其所以禁之者率  
皆先其心禍而後其物禍其禍雖易生而其救也  
亦不難矣嗚呼世衰道微人心不古暴君庸主之  
類不知養心之道祛禍之本故項北有敗亡酒之為  
祟也若酒池之桀沉湎之紂耽于酒色如漢成秦  
後主如陳後主以至隋之煬帝唐之明皇莫不

荒酒構禍同襲一轍若此之類雖執左契而等之  
不足數其罪責先生欲聞歷數故不敢囚古姑舉  
百一以我朝之事言之惟我國家列聖相承務欲  
挽回唐虞三代之俗體堯舜禹武之心必先防下  
民之心禍而又防其酒禍故群飲之禁肇著於太  
宗戒酒之文繼見於世宗此即夏禹之惡旨酒周  
武之誥妹邦衛武之作賓筵之盛心也宜乎人  
自免沉湎之習務循淳古之風投轄井中身臥甕  
間士大夫之酗酒者不見枕麴藉糟醜顏腐脇  
人之縱酒者莫聞揖讓之禮行於秩之筵溫柔



之色著於反々之儀獨奈何當聖上臨御之辰下  
之崇飲日酖月勑沉湎廢事者有之迷亂敗德者  
有之傲僇之舞晝夜乎朱門號呶之聲闐聒乎街  
巷淫縱放蕩者世以謂達恬泊酒色者人以謂腐  
甚者服裘而酬酢自如齊居而酒籌紛若三年之通  
喪何居齊戒之致敬安在夫酒與肉箇是一樣物  
今者分而二之何其乖耶酒既得飲則與其求蒸  
豚鷄臠而啗之孰寧乎以此而朝廷以此而邦畿  
以此而四方莫不如之此何等俗也不特此也邇  
來年歲比不稔倭饑因之民多餓殍父子不相保

競相流離離離落葉條鷄犬罕音而士大夫之家日  
以崇飲為事妖童羨女填于綺室娼諛妓樂列于  
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  
飲而年歲之凶荒生民之携離略不接于懷此與  
程子之不食白米公儀子之食不重肉一何遠矣  
之甚耶國家雖一日三申禁酒之令而尚何少禔  
哉噫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達彼閭閻之醞釀不  
絕糜穀殆盡何足恠哉風俗之如斯士習之如斯  
誰使之耶由其世漸澆漓自甬汙下而然歟其教  
化不明紀綱不張而然耶議者皆曰此殆廢朝之



餘習而今未革者也愚不敢不以為然而亦不敢  
以為然也直在上之人不以心導之徒以法禁之  
而然也在上之人誠能正心以救其弊則在下之  
人亦能正其心變其習皆以為酒為祭祀而設也  
非宴遊之具也酒為享飲而備也非沉湎之資也  
於是各因其志各守其分彼之酒不侵軼我心而  
心自無欲焉彼之禍不觸利我身而身得以修矣  
然則下之崇飲將變為崇善下之好飲將變為好  
義好義則三公循國之不暇何憂乎廢事之有未  
崇善則務學求道之不給何患乎迷亂敗德之有

哉然後雖使之飲醇醲之酒勸膳羶之肉尚不越  
其分而踰其節醞釀之不絕糜穀之殆盡又何慮焉  
然愚嘗由今之世觀今之俗病幾於痼朽不可雕  
苟非上之人愛日而加之意務學而明諸心願欲  
區々之法令以正之則令出而奸生法下而詐起  
猶抱薪救火揚湯止沸甚無益矣楊雄氏有言曰  
鄭衛之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我朝良  
法義政自經廢朝之頽弊轉作晉隋之兄弟要在  
國家更而化之改而行之耳昔武王以一妹邦桀  
於紂惡尚懼之告諭之懲艾之猶恐不及况今國



家環四方而為一妹邦也則主上之惓懇豈居周  
武之下而能之哉愚見如是幸執事倘以為可轉  
聞下上不勝幸甚

問子曰君子不憂不惧而孟子曰堯以不得  
舜為已憂又曰舜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  
又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吾為此懼聖賢果  
無憂懼乎

對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  
謂之和子朱子亦曰中和者得性情之正而聖賢  
之事也苟能知聖賢之喜怒哀樂必盡其中和之

道則其於聖賢之憂懼雖或有疑而又何疑哉請  
申論之天之所以生聖人者將以憂其道而行之  
天下也聖人之所以自任者不過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當此之時堯以欽  
明之德光被天下托萬民之命任天地之責在位  
七十載則必得聖人而傳之使天下得其所也然  
而丹朱之不肖不足以繼堯之緒也重光堯之烈  
也則必得如舜而後可以寄上天付舜之重而應  
萬國謳歌之民也堯不得傳諸舜則不能傳其道  
而添帝位矣然則堯何以不憂乎其為憂也非為



已也憂生民也憂天下也憂萬世也且夫天者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地者萬物之所資以生也而父母劬勞撫育之恩合天地所以罔極其舜之所以為憂者其喘息血氣無所不通乎體則其可不順而失為子之道乎必當推親之厚以大撫我之心因事天地之道以得事父母之誠者其大孝也苟棄父母之恩蔑思慕之情則是蕪天地也棄天地也吾於舜之大孝有感焉夫以古之大聖人父頑母嚚而完廩浚井之禍幾致天倫之滅父子之憂可知矣故視富貴如草芥視天下如敝屣而徒以

順乎親為樂耳若瞽瞍不至於底豫則舜之憂終不得以解矣然則非為已也不順乎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也至若所以光天下者存乎聖所命聖人者在乎天天之生孔子若有意也而且窮之非夫之窮聖人也將使歷騁天下以曉旨嚮之俗而使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者也何者周道衰微王綱解紐臣不能有其君子不能有其父天理已滅人欲已肆以聖人教世之心寧不於此而一懼乎於是夫子悶玉風之簫索痛世道之衰微以天理自任以斯道自斯焉而夫子之心以為五典不厚已所



當叙五禮不庸已所當統五服不彰已所當命五  
刑不用已所當討有其德無其位而托二百南面  
之權作春秋以寓王法撥亂世而反之正有以叙  
尊卑之等秩上下之倫有德者必廢而善自此以  
勸之有罪者必貶而惡自以懲之然則其為懼也  
非為已也志存乎理世而垂教萬世者也又若孟  
子以亞聖之資生戰國之時謀勝者王功勝者伯  
言異者智行異者賢而為君者不以堯舜為法而  
以桓公為法為臣者不以伊周存心而以秦儀存心  
為學者不以聖賢為師而以揚墨為師故時君之

法度刑政顛倒錯亂而邪說誣行傷毀人倫將使人  
人盡為禽獸之徒其禍慘矣以孟子濟世之心其  
將坐視天下之溺而不與聖人同其懼乎於是得  
聖人之道明聖人之道者舉聖人之遠者則必稱  
堯舜若舉聖人之近者則必稱孔子復敦厚於毀  
殘之餘振道德於滅裂之後而揚墨不得以肆其  
志鄉愿不得以亂其德焉其功豈下於抑洪水排  
夷狄驅蛇龍哉然則其懼也非為已也懼揚墨也  
懼淫辭也噫其憂也其懼也不失於中和而可見  
其聖賢處事之正也由茲以觀夫子所言不憂不



懼者君子守身之常道也其堯舜孔孟之憂懼者  
聖賢處事之大權也在堯而不得舜不為已憂則  
是堯不能憂天下之憂而不能傳其道也在舜而  
不能煩親不為已憂則是舜不能底豫瞽瞍而亦  
不能謂之大孝也在夫子而不以亂賊為懼則夫  
子不能垂教於萬世而其可謂天下之宗主乎在孟子而不  
以楊墨為懼則孟子不能明先聖之道而其可謂切要在禹  
下之其所為也如此則其可謂憂者從可知矣其所懼也如  
此則其可謂懼者亦從可知矣然合夫子孟子之言而觀  
中知然後可見聖賢之憂懼矣謹對

獄中上疏

臣等俱以狂疎愚慙遭遇 聖朝出入經  
幄得近耿光展竭愚衷冒犯群猜望欲吾  
君為堯舜之君豈為身謀天日照臨無  
他邪心但士類之禍一開將不念後日邦家命  
脉耶天門阻屬無路達懷悶默長辭宗  
所不忍幸一許躬問萬死無恨言隘辭  
慙莫知所云 申聖已卯錄或  
大冲庵金淨作

望雲山祈雨文

維山峻極鎮海之門噴含海氣以雨以雲蓄雷靈擁



祐澤司黎元序屬方農魁煽威毒山焉爨緒水焉  
滯南涸金膏石黥矧伊稼穡濯炎蘇枯職神攸施神  
顧棄職胡寧忍斯我忝朝命來典海壤分宣壅和  
厥咎靡爽躬儀責實莫恤湯聖奉厥菲薄心之  
薦敬尚仰茲顧克對靈貺倏起膚寸遍爾霈霑  
禾焦而醒麻闕而孽式俾齊氓伊粒伊褐惟民之  
命惟神之食

通德郎行丹城縣監李公墓碣陰記恭入水原金氏正德六年九月九日癸亥  
公諱無仁字壽翁全義人高麗太師棹後曾祖  
諱彦村中顯大夫內府令祖諱先慶精勇郎將考

諱養性通故大夫光州牧使牧使公娶判事張元  
道女歲壬辰生公公中司馬試官至縣監所歷有  
聲績歲丙申九月二十一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  
五公先娶護軍李柱女無後後娶進義副尉金仁  
仲女生二男三女男長曰司憲掌令思恭次日進  
士思儉女長縣監金季文次進士辛悌聘次司男  
朴鶴齡丙申十一月十五日葬公于禮山縣宗敬  
之原恭人金氏窆于左 皇明正德十年十一月  
日外孫宣務郎守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 經筵  
檢討官金絳書



倭寇搜討錄

耽羅邑於海中古稱水陸珍奇之饒所以歲貢月獻颿風波上往來不絕焉適惟今年四月短狝毒蜃之類乃於楸子島逐貢船五隻侵略恣奪殺傷四十餘人六月又於會寧浦八隻嘯聚白晝奔突睥睨而退後又金甲等處屢現屢戰其忤順梗化兇悖猖獗可勝言我事始上聞宸震怒亦至朝野咸憤雖茲禁黠小醜寄命風舫潛伏孤嶼窺覘售毒者也宜張皇我軍一舉而壓之可也遂分道遣將以元彭祖為慶尚助防將張世豪曹世鳳張世

琛石玕為軍官與本道節度使金世熙水使許珉分衛而助防將帥彌助項僉使金渭堅南海縣令李煥蛇梁萬戶李晏赤梁萬戶孟安仁平山浦萬戶金徭祚所非浦權管康汝溫尚州浦權管金孟謙三十鎮權管許珣各鎮所屬兵船若干隻合為百餘艘結陣于彌助項七月初六日平明發海直向欲知島日午泊于邑浦節度使率昌原府使李珣金海府使李世蕃咸安郡守安邦慎巨濟縣令辛龜壽晉州判官李璫鎮海縣監趙允玲泗川縣監李裕唐浦萬戶李世詮烏壤權管奉貴達皆出



所統兵船若干隻合可二百艘聚于水營同月初  
八日下海欲知島來泊蕃浦僉使柳星領安骨浦  
萬戶禹顯祖永登萬戶金鈞知世浦萬戶黃允文  
助羅浦萬戶許仁玉浦萬戶姜瑛栗浦權管成世  
忠舟可百餘隻每每島到泊焉觀其蒼茫萬里波  
濤極目前島後典織櫓簇檣左圍右繞迷奔東亞  
旌旗蔽天舳艫擁海促棹後先張帆上下決拾射  
夫之既同甲冑卒伍之相齊此叫彼應鼓角並作  
兵威軍勢凌震于海神水府魚龍咸為之辟易焉  
水炊水宿水留五日迺遣使船于全羅左水營探

審搜討與否則助防將皇甫謙李安世已下界姑  
待李宗仁之來約束後當可發船報之迺更分軍伏  
兵彌助項與平山浦各率其屬北泊花彌島其夜  
黑雲崩騰狂雨驟至顛風捲海怒濤蹴天雷霆不  
聞咫尺不分矣相與舟中宵藏萬兵凜々忠憤抵  
掌唾手期欲迅掃壯哉大丈夫之行也如是者一  
月而再三焉夫士生於世欲安坐寢食碌々焉無  
所有為而喜夷惡險者豈可足論於今日乎姑錄  
此行以為異日居閭處獨之時相憶諸君子姓名  
云嘉靖元年壬午七月日錄



復安順之書

弘文著作安處順字順之

得奉惠字審無事到家慰極且聞君拜著作  
賀无極也僕以糧絕急發道逢南原牧判等惠然  
不可中止遂向高山耳持右物來官奴懼請昨日  
呈物故以昨日受答例書給君亦知圖呵呵餘到  
洛奉細子長懷抱亦如右細照承君問感感彥澄  
以徒步落後不及傳君意耳 大柔曰忙路路困  
疝發只此公父為高山倅時也

拜復安順之

戊寅歲順之以弘文轉  
士為親乞照出在求禮

絕嶼孤囚得奉故人音書慰豁如何勝言耶柔時



抱病淹命耳盈之隔冰脉、無言情思柰何今承  
浮海之示柔本忌人不敢邀也潛迹來歸則亦不  
忍強拒也然可深慮慎發不可寧爾前復惠書若  
欲一、則言長抱惡寧嗜默神會於忘言中不必  
煩書萬得相奉志願畢矣懷蓄窮矣何能得遂何  
能得遂景仰無恙稍弛遙念餘異珍重珍重謹拜  
復惠朝夕資感、非君安敢苟求口資 仲春十  
六島客拜請南海時也  
以下三書同

奉安順之書

東風猶峭氣味何如僕時淹命海島耳前示朝夕

資沉酒不復前簡果窘甚惠照亦不妨一晉叙豈  
能裕繼君我無嫌拒之理何以相奉一暢沈絕餘  
懷都在不言中謹問 元望海客頌

答謝安求禮

苦懷得問感慰云何僕時不死此中冲敬事我亦  
曾聞感祝 天恩而今審冲移漢羅摧神乾啼曷  
有窮已杜甫所謂九原泉路盡交期也傷參傷矣  
乎且所索書感君情意強蚯蚓以呈照納但君所  
送筆皆尖細不合大字故以見在僕案上庶以  
寫之皆窘拙不成字理可恨金紙彙精書中較優後



此則彙精所寫差勝耳真字則尤非惡筆所能就  
以朝夕觀玩省身思我之具無道筆不能揚書文  
汚實感尤恨尤恨然不在字畫之工拙要在精究  
箴旨力到顏程到地無思我書送此箴之誠意幸  
幸如戊午議今不書呈者亦有意焉並諒且眷事  
君言果是但土物不協只倚迷奴僕又性本不能  
檢管細冗之事生活可憐僕又多病氣損拘幽空  
廬孑孑迄今多有難言之事悶憂可言今審君  
示亦是然當與一門更議圖之耳餘懷不能悉忙  
只此冀益勸講業謹謝復僕氣類不平不即寫

箴書故來使留數日而去並照勿罪以緩慢七月

十三日自庵頓 正順之示當服膺

拜復 閔佐即懷賢書

成簡將送之際貴使適到前簡并呈照之僕氣則

果不平然相叙情切欲力疾出廊幸勿違來臨勿

違來臨 柔頓 蒙放在烏山時也



花田別曲 花田慶尚道南海縣別院

天之涯地之頭一點仙島在望雲右錦山巴川

高川壯山川奇秀鍾生豪俊人物繁盛偉天南勝

地景의 이디古<sub>二</sub>이<sub>一</sub>風流酒色一時人傑<sub>二</sub>唱<sub>一</sub>

날조차뜻은이신고河別侍芷芝帶齒爵無尊排

教授손리이醉中何只姜綸雜談方勳軒睡鄭機

飲食偉品官齊會景의 이디古<sub>二</sub>이<sub>一</sub>고河世消氏

발이호風月<sub>二</sub>唱<sub>一</sub>和景의 이디古<sub>二</sub>이<sub>一</sub>고○徐

至非高玉非黑白頰殊大銀德小銀德老少不同姜

今歌舞綠今長鼓이린學非소졸玉只偉花林



勝美景의 옛디 古名의 花田別號名實相符再  
 億鐵石肝腸이라 도아니 六기리 업디라 漢元  
 今以文歌 鄭韶草笛或打鼓或扣盤間擊 姜元氏 스루 령 디 소 리 再 冒 吳公 亦 否 드 로 리  
 搖頭 軛身 備諸醉態 後興景의 옛디 古名의 以 古  
 姜元氏 스루 령 디 소 리 再 冒 吳公 亦 否 드 로 리  
 라 ○綠波酒小麴酒麥酒濁酒黃金鷄白文魚袖  
 子蓋貼匙臺의 偉 마 두 且 어 勸觴景의 옛디 古名의  
 矣 且 鄭希哲氏 過 麥田 大醉 再 冒 吳公 亦 否 드 로 리  
 기 디 실 고 ○京洛繁華 一야 니 노 불 오 나 朱門酒  
 肉이 야 니 노 드 후 나 石田美屋時 和 歲 豐 鄉 村 會

集이 야 니 노 드 후 나 노라

短歌

山水 々 린 끝 래 三色 桃花 벼 오 기 노 비 성 스 豪傑  
 이라 웃 니 본 재 들 송 이 다 고 스 한 건 티 안 고 드 레  
 들 이 속 과 라

泰山이 높 다 후 이 도 하 놀 아 래 외 히 로 다 河海 巨  
 다 후 여 도 사 우 히 므 리 로 다 아 마 도 높 고 김 들 는  
 聖恩인 가 후 노 라

의 룬 데 기 삼 고 데 기 룬 예 삼 고 저 어 기 데 기 룬



말게도 삼길 시고 이 몸이蝴蝶이 되여 오명가명  
고立科

中廟朝先生坐直玉堂居常以正冠帶至夜亦不  
敢眠一日月夜明燭讀綱目忽有叩左聲問而  
不答怪而視之乃

上步出自宮立於廳上別監持酒饌以從先生急  
趨出伏庭下

上命之上曰今夜月明如此聞讀書聲

予故至於此何用君臣禮為宜以朋友相待遂與

從容酬酢

上曰誦聲清雅必善歌曲其為

歌之先生跪而對曰此日

聖恩迥出今古不可以古之歌奏又不可為今之  
曲臣願自製以奏遂為之歌曰

나온대今日이야즐이온다오논이야古往今  
來예類習는今日이어每日의오논 又투연므  
슴심이가시리

上曰拜斯可笑又為之歌曰

올히달은다리하리다리되도록애기문가마  
희해오라비되도록애享福無疆<sub>고</sub>絆億萬歲



巨牛司企何

上稱賞又

教曰聞爾有老母賜以貂裘其歸遺之

附錄

已卯名賢錄

流胤

金練字大柔丁卯生負進士俱為壯元癸酉及第  
官至副提學禍作日與冲庵靜庵同下獄杖配開  
寧十二月流南海構堂于竹林而居之辛卯十一  
月量移臨陂癸巳蒙放奔還禮山哭父母墳仍居  
焉公前在南海俱喪父母欲伸追祀之情而先嬰  
感疾一年而終公筆力強健慕鍾王喜聞為筆人  
所購絕不書故學傳於世

已卯與趙靜菴金冲菴諸賢同被鞫問供曰臣年



三十二性本庸愚只慕古人師友之助與同志之士交遊耳進退人物非下類所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徒恃公論相與是非而已朋比詭激國論顛倒朝政日非非臣之情

題自庵詩帖

自庵金公絳字大柔此帖即公詩而手自寫者也公已卯正人往聞一時諸賢如趙靜庵則一意道學不暇他才藝金冲庵以下旁及文章矣諸賢之論以為文則漢詩則唐真草則晉人物則宋以是

視法而為終身說焉之地亦盛矣哉今觀此帖不其信然乎諸賢方得君行道力挽三代之治而檢人間之北門禍起遷謫四出而其者命且不保公以副學遠投海上癸巳 恩宥還禮山舊居遂以翌年甲午捐館會享年僅四十七後復原職又以在玉堂時預 宗系之議錄充國原從叨一等贈吏曹參判此即公哀榮之大概也樹德者獲報而公之子婦李氏公之孫韜具被賊害公之孫韞以留都從事官聞母若弟喪驚憂成疾繼述天之報施善人者梓耶又聞公才弱冠應生進試考官見



公文亟歎賞兩試俱擢第一名旋以癸酉榜眼釋  
褐兼史筆上玉堂自正字積官至副學中間除外  
職者惟吏曹政府郎掌樂正而已其拜樂正則以  
解音律而且 賜暇湖堂以詩文預期於後日者  
固遠且大而卒以廢作又奪其壽古所謂人忌之  
而天亦忌之者也公書深得魏晉筆意至今學書  
者臨摸不衰而評書者或謂金其威而不猛姜漢  
猛而不威互致瑕瑜又安得為定論乎詩究有  
唐風骨使假之以年論而不息廓而大之則茲所  
致業豈其稅駕所哉帖為主簿趙君石木得所有余

謂鍾趙王儲諸人俱闕于行而徒有其軌後之人  
見其書法者詩猶愛就不置况公之皜然名臣而  
才復無至如此帖者其班巖之當如何哉趙君其  
知所重乎哉既以語趙君復書所慨于懷者而歸  
之

萬曆壬寅端陽月後學海平尹根壽題



有明朝鮮國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贈嘉善大  
夫吏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自庵金先生墓  
碑銘并序

後學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 教金世  
灋撰

公諱絀字大柔光州人己卯先賢傳所謂自庵金  
先生者也公天分絕高踐履又篤自少發憤力行  
其相與講究切磋者皆一時善類 中廟朝銳意

文治作新一世而公及靜庵趙先生冲庵金先生  
為上下所倚重協心贊迪圖回至治以堯舜君民  
興起斯文為己任始由槐院選入弘文館為正字  
歷著作博士修撰校理旋拜吏曹佐郎遷正郎由  
司諫院獻納司諫掌樂院正復入弘文館為應教  
與翰直提學常兼帶藝文館應教成均館司成賜  
暇湖堂陞承政院同副承旨遷左承旨移拜副提  
學俄而北門禍作即己卯十一月十五日也公與  
靜庵冲庵一夜俱下理先是南袞沈貞為公議所  
棄積怒逞憾落誣以大逆事叵測賴大臣鄭光弼



力救分配有差流竄四出公杖流開寧居數月加  
罪竄南海靜庵中庵竟未免加命嗚呼可慟也已  
士固有竭忠直道進不得遭遇明主樂善好學退  
不能獨善其身厄因以致地者矣若公忠足以結  
主知而黜於聖明之世明足以保其身而竟遭檢  
人之寤此又何哉嗟乎天道之不可必一至此歟  
公慶絕島十三年始得量移臨陂又二年放還鄉  
里其在謫也父母俱先歿至是奔哭父母墓絕而  
復甦欲伸追視之情朝夕上塚涕淚所着草木盡  
枯以嘉靖甲午十一月十六日病不起享年四十

一 奕子禮山宗敬里子坐午向之原從先飛也後  
五十七年當 宣廟朝特贈吏曹參判公文章音  
杰高出魏晉旁及藝能審解音律其拜樂正欲令  
正雅樂也十六魁漢城試二十中司馬二十六登文  
科其應司馬試也考官亟加歎賞批其卷曰退之  
作義之書遂擢置兩魁國朝所罕也筆法強健  
自成一家世謂之仁壽體蓋公之居仁壽坊故也後  
聞莘人所購絕不書以此罕傳于世考諱李文大  
興縣監 贈左承旨祖諱性源成均館司藝 贈  
吏曹參判曾祖諱禮象禮曹判書諡文敬公妣淑



夫人全義李氏麗太師棹之後娶金海金氏生二  
男女長曰鎔早歿次曰鈞進士壯元女適展力副  
尉李思航鈞生二男一女長曰韞司諫院獻納次  
曰齡別坐以孝 贈持平出 鎔後女適 贈順  
溪君安世復李思航生一男曰希容直長韞生  
二男一女曰撥萬戶曰棍通政郡守女適尹德敬  
側出也齡生二男二女曰楮縣監曰捷將仕郎女  
適縣令李榮義次適僉知李晉亨安世復生四男  
三女曰夢益生負曰夢尹順陽君曰夢陟宣務曰  
夢尚通德女適士人申大根次適叅奉元士翼次適

主簿洪迥內外曾玄即百餘人幼學伯輝構之出  
也寔為宗孫與順陽君及諸宗圖暨墓刻手冢狀  
屬金世濂曰公歿已百餘年顯刻尚闕豈獨子孫  
責也其在斯文欠缺亦大然則非子誰宜銘世濂  
辭不獲謹銘銘曰 道學之興文正實倡技第連  
茹君子道長允矣先生造詣既深墳笈迭應其利  
斷金敬義夾持惟正是悅行有險易不改其轍羣  
究所嫉諛巧罔極危機卒駭為鬼為蜮天之將喪  
哲人云亡投身絕域沒齒窮鄉公議一定不待百  
年士林儒宗星斗于天豐碑大篆用表厥坎刻跡



無窮公則多遺憾 皇明崇禎十三年庚辰二月  
日立

自庵金先生墓誌

公姓金諱練字大柔光州人自號自庵又號栗谷  
病叟高祖諱邈成均館司成 贈議政府左叅贊曾  
祖諱禮象禮曹判書 贈謚文敬公有名當世  
祖諱性源成均館司藝 贈吏曹叅判考諱季文  
大興縣監 贈承政院左承旨妣淑夫人全義李  
氏麗太師棹之後縣監蕪仁之女以弘治戊申九  
月二十八日生公年十六魁漢城試二十俱中生

進壯元癸酉登韓忠榜第二名及第初揀槐院旋  
入玉堂歷著作博士兼記事官陞修撰遷承文院校  
理吏曹佐郎成均館典籍選知製 教還入玉堂為  
校理兼記注官又自承文院校理獻納工禮吏曹  
正郎歷弘文館應教兼編修官藝文館應教至弘  
文館典翰又以承文院叅校司諫司成掌樂正至  
弘文館直提學己卯陞拜承政院同副承旨至右移拜  
副提學是冬士獄起逮繫金吾被竄南海絕島禍將  
不測而不廢詩酒琴歌無危惧色其不以死生窮  
達為欣戚大可見矣居謫所九十三年而丙戌戊



子連遭內外艱辛卯赦宥量移臨陂縣癸巳放歸  
松楸甲午還授職牒公追服喪廬墓側朝夕哭奠  
欲伸追祝之情先嬰疾竟不起寔嘉靖十三年甲  
午十一月十六日也享年四十七卜葬于禮山宗  
敬里先塋側子坐午向之原從治命也公卒後五  
十七年至 宣祖大王朝萬曆辛卯以宗系辨誣  
用公表得准追錄光國從勳一等 贈公是爵  
贈公考縣監爵左承旨妣李氏淑夫人公自在兒  
時已如成人年甫六七能屬文作石榴詩烏鵲橋  
詩語皆妙舉世奇之公年七歲患頭瘡剪髮人有

公風儀授以貂色謝曰他人之物不可虛受竟辭  
馬聞者莫不驚異之公當 中廟朝負一世重名  
文藝特其餘事而舉司馬文筆俱絕考官閱卷歎  
賞批以退之作羲之書擢置兩魁我朝所罕有也  
其筆法時人争相慕效謂之仁壽府體蓋公居仁  
壽坊故也真草遺筆至今流傳而縱橫變態自成  
一家真世上奇寶也嗚呼公之文章學術大為世  
所推許常與趙文正諸先生相埒箠以講正學回  
世道為己任竟罹士林之禍積歲廢痼不終厥施  
于世惜哉配貞夫人金海金氏左通禮貴通其祖



而萬戶震賢其考也治家主饋咸有法式生二男  
一女曰鎔早歿無嗣曰鈞進士壯元出繼仲父徙  
仕卽統之後女適展力副尉李思航進士初娶晉  
州姜氏無子再娶咸陽呂氏經歷公正之女生一  
男曰韞獻納三娶全州李氏 世宗六王曾孫鈴  
平正輔女生一男一女男曰駱別提出繼伯父鎔  
後女適 贈左贊成順溪君安世復卽我王母也  
副尉有一子曰希容平市署直長內外諸孫之在  
世者幾百餘人我家君順陽君夢尹以公之外曾  
孫竊謂公之事業雖載國乘炳炳可見墓闕碑誌

則百世之後將無以識其所為懼遂與宗孫伯輝  
刻堅豐碑用賁泉塗碑小子且叙世系官職更圖  
盛中而年代既遠傳述未詳其實德事功未得其  
萬一直以所聞謹錄如右納諸壙南以冀不朽云  
皇明崇禎十年丁丑六月庚辰外玄孫順興安  
應昌謹誌







